

浅论雷歌的文化意蕴

叶春生*

早就听说，粤西红土地上有一朵民间文艺的奇葩，那就是闻名遐迩的雷歌。专家们称雷歌为民间歌谣中的“格律诗”，因为它十分讲究音韵、平仄、句格、顿逗。因此，便萌生了一听雷歌为快的念头。在省里召开的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，湛江地委宣传部的一位部长，谈到雷州半岛群众“饿戏”的场景，说雷州人唱雷歌可以从天黑唱到天亮。当中若有人打瞌睡，就放一串炮仗再唱，真的唱到天亮为止，有的还一连唱几个晚上。这更催熟我想听雷歌的心理。1982年，广东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在湛江召开工作会议，我们便要求当地为我们举办一次雷歌打擂台活动。就在湛江市工人文化宫的广场舞台，请来了著名雷歌手李莲珠作盟主，四乡歌手闻讯而来，把广场挤得水泄不通。从晚上8点唱到凌晨2点，间中确有不少人上去“捞台”，一唱一和，风趣幽默，逗得听众哈哈大笑。我也第一次见识了雷歌打擂台的场面。尔后，我每次带研究生到雷州采风，也都一定要到那样的场合去听一听，看一看。尽管有的听不懂，但看一看群众的反应也会大受感染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我写了一篇短文《雷州半岛的姑娘歌》，登在《天涯》杂志上。该文介绍了几首新创的雷歌，后来收进《岭南风俗录》中。有一次我出差到湛江，雷州师专的一位老师问我是否是雷州人。我说不是。他说，看我文章中的那几首雷歌，音律都符合雷歌的标准，就以为我是雷州人。我说，雷歌音律要求很严，不敢乱来，原文照录的。他很赞赏我的做法，并说有些人乱改雷歌的词语，改错一个字，是唱不下去的。看了何希春同志主编的《雷州歌大典》，更感到它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

一、雷州歌中的雷州风情

歌谣与民俗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。民俗研究从歌谣肇始，古今中外都如此。孝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，以观风察俗。1918年北大向全国发起征集歌谣，《歌谣》周刊启事曰：“歌谣

* 叶春生，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。广州，510275

本是民俗学中的一部分，我们要研究它是离不开民俗学的。”作为一种文艺形式，它记载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；作为民俗的载体，它轻便灵活，朗朗上口，生动形象，易于流传。歌谣反映民俗，比一般方志跨度大，流传广，保存久远。许多歌谣、风土谚，从古至今传唱不衰，其功能远远超出了方志的范围。

一到雷州，首先听到的就是关于雷公、雷祖、雷歌的话题。这方红土地以“雷”冠名，是因为“雷州无日不雷”（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），所以雷歌唱的就是“雷的世界”：

只唱雷州雷世界，电闪雷鸣景万千；
风伯雨师滂沱将，地动山摇滚滚来。

雷歌雷剧更精彩，晋京打雷响天开；
“姑娘”歌是即兴唱，天下一绝打擂台。^[1]

雷州人对雷神的信仰，几乎渗透其民俗的每一个环节。人们祀雷、酬雷、作雷坛斋、寻雷公墨、食雷公马等，都与雷相关。溯其文化根源，乃因“雷与龙同体”，“雷者龙之声也，电者雷之光也。龙本卵生，故雷神亦卵生”（《广东新语·神语》）。关于雷州刺史陈文玉“雷震卵生”的神话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。人们对雷神雷祖的崇拜，实际上是龙图腾崇拜的一种表现。如歌中唱道：石狗难比雷祖怪，雷祖传奇是蛋胎；国级名胜雷祖庙，天下雷王声誉高。

石狗崇拜也是雷州风俗的一大特色，现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遗产名录。说怪也不怪，因为“雷以石为胎，其起也破石而出，石迸散于人间，故为雷公之石也”，“而龙常生石中，龙之生即雷之生也”（屈翁引邵子云）。可见，龙、雷、石实为一体，故雷州遍地皆石狗，守城的、守村的、守庙的、守家的，如今都还能找到几万头，难怪歌中唱道：雷州石狗尤可爱，遍布三雷数万千；誉为南方兵马俑，天下一绝算这个。

传统雷歌中描写农村劳动生活的佳作不少，如《牵个牛仔角歌歌》：牵个牛仔角歌歌，牵去田头塍尾养；人人都问几钱买，唱歌博来不讨钱。

那是牧童们斗歌赢来的。他们的生活充满了乐趣：

养牛依仔真快活，也得骑牛得唱歌；
也有同伴男和女，也有花琴坡上弹。

养个牛仔角竖竖，也会犁田会拖车；
放屎放尿得做粪，一牵出门又得骑。

牛车，也是过去雷州半岛的一道风景线。因交通不便，民间运输多用它。牛车成群结队，挡道行走在乡间路况不好的公路上，故在“湛江十大怪”中还留下了一怪：“牛车比汽车走得快”。乃因：蛮牛有路硬不走，不肯出力头勾勾；闪开莫将路阻塞，让解放牌向前跑。这首歌通俗如话，但感情含蓄，充满了对牛的怜爱。由于牛车在雷州运输业中的重要，

人们爱屋及乌，又派生了一大怪：“人打赤脚牛穿鞋”。这在其他地方也是少见的。

雷州半岛的风物胜景，诸如苏东坡题写的“万山第一”，马援驻师的伏波庙，寇准贬雷建的真武堂，供奉陈文玉的雷祖祠，冲天拔起的三元塔，都在雷歌中留下了佳句；还有那丰美的田园，青纱帐般的甘蔗林，四季飘香的水果，婚嫁闹房的仪式歌，生儿育女的赔花歌，思夫歌，偷情歌，在雷歌中都占有重要位置。如田园歌：

就唱雷州甘蔗海，处处飘甜心花开；蔗糖全国居第一，空气都甜诱客来。

西瓜瓢红摘未了，早熟菠萝香味飘；阵阵笑声车车蔗，甜歌日夜多少条。

仪式歌（哭嫁）：

婵出嫁前哭倒嫁，必喜官人轿来娶；年头思念到年尾，手指点生总无螺。

姐妹一群送婵嫁，哭嫁夜夜象相争；会哭那班哭字句，不识哭个只呀呀。

赔花歌：

五月是个节阳端，丹桂清奇花飘香；主家诚心还花债，保侬大高地天长。^[2]

思夫歌：

八月来到起北风，燕鸟呢喃回南方；双双飞来引子回，思夫回头难中难。

偷情歌：

丑时来到鸡始啼，抱拥官人在身边；枕上话语说未尽，灵鸡逼人着分离。

其实，这不但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，在封建礼教森严妇女饱受压抑的年代更情有可原。周作人早就指出，这类歌谣揭露了封建礼教如何扼杀人性，压迫妇女，摧残儿童，并认为这是优美情诗的根苗。还有一首偷青歌：有菜明给娘不要，心思菜园菜引胎；思只去园默声挽，子在今年即生来。为我们解读正月十五（有的地方是年卅）夜“偷菜引胎”的习俗提供了例证。歌谣与民俗的关系，此中更可见一斑。

二、以歌记史，以歌补史

雷州风俗中还有一个亮丽的闪光点，那就是它的抗法英雄史，至今历历在目：一寸国土一寸金，国土牵连万众心；万众一心抗法鬼，寸金桥传爱国情。那是指1898年法国殖民者以租借“广州湾”为借口，企图扩大地盘。遂溪人民奋起反抗，在上林寺前歃血誓盟，大败法军，迫使其退回西营（今霞山区），并把隔水之桥称为“寸金桥”，取其“寸土寸金”之意。如今“寸土寸金”的口号融入了雷歌语汇。有关“寸金桥”的雷歌诉说着这段历史的沧桑：

黄略大村多铁汉，铁志不移保乡邦；

寸土寸金誓死守，抗法英雄逞豪强。

雄心抗法齐出战，黄略营来平石跟；

紧接文车志满到，枪炮如雷法鬼晕。

堪川黎民不丧志，不信邪神不信天；

炎黄子孙打番鬼，四乡六邻举义旗。

番鬼无法多占地，亦知华人不可欺；

寸土当金与他打，缩回西营建城池。^[3]

这些歌谣至今仍在湛江、遂溪一带流传。因“祖公带头打番鬼”，所以“子孙雄心搞四化”；抗争得来的“一寸黄金一寸土”，绝不能让它荒废，故儿孙们“喜在三雷做农夫”。这首歌之所以在首届《雷歌状元》大奖赛中荣登榜首，与其首句就提到这富有地方特色的爱国爱乡事象有关。除此而外，抗日战争，解放战争期间，亦保留了不少歌谣：

一九四三年国难，日寇侵入你家乡；

卜巢山上经久战，打得残敌心胆寒。

我们有勇又有智，打落日贼侦察机；

机坠海角林海滩，飞贼尸骸抛海边。

朝气蓬勃军威震，转战三雷抗日军；

打击倭寇打老蒋，粤西有名指挥员。

农民兄弟要翻身，赶快加入赤卫军；

打倒土豪和恶霸，实行耕者有其田。

旧社会兵匪一家，到处都是这样。下面这首雷歌以“两心相勾”，生动描绘了“贼劫”“兵剿”的现象：贼一离开兵就到，惨过两个心相勾；贼一讲劫就是劫，兵一讲剿就是剿。当时自然灾害频繁，风沙肆虐，干旱严重，赤地千里。针对现实有首雷歌这样唱道：世间最苦是百姓，捱到骨头总乌青；交租妃多割谷少，缸里无粒米隔夜。

“雄鸡一唱天下白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翻身做主的雷州人民欢欣雀跃，纵情放歌：

莺歌燕舞迎新岁，日丽风和地生辉；

千帆竟发破巨浪，万马奔腾响春雷。

雷州千年苦难史，血泪凝成个“苦”字；

地履天翻四十载，党泼彩墨绘新图。

前两句标出了一个“苦”字，后两句却不着墨迹，写出了一个“甜”字。这就是它的高明之处。而这一切，都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好领导。雷州人民一直把这些铭记在心：泰山

活^[4]高都有顶，东海也能测浅深；惟有党恩深无底，代代不忘党恩情。此后的互助合作、人民公社、文化大革命、打倒“四人帮”、改革开放，以及劳动生产、兴修水利、计划生育、劝赌戒毒、扫黄打非等，无不在雷歌中留下了乐章。就连婚嫁风俗的变迁，雷歌中也有唱：

婆婆坐轿哭着嫁，都未盘头早来娶；
入门就遭扇头敲，蜷在床头挨婚夜。
爸妈戴花扣手臂，口唱“嗨啦”喜倍加；
男男女女相迎接，鼓笛齐鸣闹婚夜。
姐与姐夫心相爱，骑着“凤凰”到夫家；
清茶糖果当酒宴，憧憬前程话婚夜。
我和情郎相许诺，结婚那日不回家；
喜乘“丰田”游风景，海滨酒楼醉婚夜。
婆婆坐轿哭着嫁，妈唱“嗨啦”到娘家；
姐骑“凤凰”哥来接，我坐“丰田”真快也。

作者巧妙地抓住雷州婚俗在各个时代变迁的典型细节，概括出一家三代的命运，形象深刻地表现了主题。短短20句140字的雷歌，写出了雷州近代婚嫁史的缩影。正好作为我这一节“以歌记史，以歌补史”的小结。

三、雷歌中的人文情怀

雷州歌抒情寄意，人文风骨尽显其中。那是这方红土地哺育的人民吐露的心声，也是他们性格的写照：几千年来雷州歌，抒发三雷民心声；喜怒哀乐腔调美，唱走月儿迎朝霞。

他们面对千里赤地，顽强抗争，修水库、挖运河，换来了今天的蔗甜果香：

赤地千里千年旱，党开运河水上山；
地汲甘露民致富，这水无甜也水甜？！
雷声震动内外客，景物难描诗画家；
龙王来游无识回，悟空错入花果棚。

雷州人本来就坦诚豪爽，家乡的巨变铸造了他们生死与共的性格：红土味香沁心肺，雷响激人向前追；生为雷州洒热血，死葬红泥听惊雷。就算是在过去艰苦的年代，为了家乡和集体，他们也愿意“雷打匀”^[5]：卖牛去建雷首庙，卖谷捐钱做元宵；犹卖鸡狗去做戏，通村社员雷打匀。这就是雷州人的性格。就连养牛侬仔，也充满了乐观幽默的谐趣：

养牛侬仔无饥饿，吃了山乳又吃萝；
山乳吃了萝洗净，又念新年合籽婿。
养牛兄呀养牛兄，皇帝都无偌好命；

赶牛出着有薯壅，赶牛回来有牛骑。

别小看这些放牛娃，和过路大姐对起歌来，也是才思敏捷的：

侬：路上碰着姐担伞，借姐肩头给我扶；

借姐笔凹给我凹，借姐花琴给我弹。

嬢：你这死早五鬼拖，谁教你来唱这歌；

吃饭未识筷头尾，你识花琴怎样弹。

侬：养牛侬仔肠肚阔，亦识吃饭识唱歌；

饭筷头尾我早识，犹识花琴引着弹。

这就是歌乡孕育出来的下一代，是“做歌乐”的一代！他们在雷州的地球上，像仙人掌似的倔强地成长着，默默地奉献着：大地母亲哺育我，春雨如乳养我大；不慕红花惹人爱，愿作围园小篱笆。正是他们，守卫着、耕耘着红土地，使得“红土春秋铺锦绣，万岭千峰变绿洲”。雷州人也是勤奋好客的，“情暖花香万客醉，路过不忘隔一夜”。其情其景令人甚至不辞长作雷州人！

雷州人天不怕地不怕，捉住雷公也敢问罪：不怕不怕就不怕，你胆无如我胆大；捉着雷公敢问罪，捉着龙王大拳弹！这首老祖母传下的雷歌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雷州人，创造了又一个又一个的奇迹。这就是雷歌的魅力，雷歌的风骨。想进一步了解雷州，读懂雷州人，请到雷州去听雷歌。听不懂，就看这本《雷州歌大典》吧！

注释：

[1] 文中所引雷歌，出自《雷州歌大典》、《雷州歌声》（创刊号），以及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雷歌三百首》，作者、搜集整理者恕不一一注明。其余资料均由何希春同志提供。

[2] 赔花歌又称小儿补期歌。在雷州半岛，谁家生了男孩，到十二日或满月时就要喝补期酒。这一天，主人请来亲朋好友欢聚一堂，先吃甜糖，再开席饮酒，为新生儿子恭喜祝贺。在喝酒前，先唱赔花歌，从正月唱到十二月，此选其一。

[3] 西营：在今湛江市霞山区。

[4] 活：多么。

[5] 形容各种费用都落到村民头上。